

霍韜晦

近百年來，中國文化在西潮的衝擊下，再沉再起，充分顯示其頑強的生命力，這絕非偶然。二十世紀初，先有梁啟超、章太炎、馬一浮、陳寅恪等史學家、經學家起而維護中國傳統，平章華洋；續有梁漱溟、張君勱、錢穆、熊十力等思想家、文化學者力拒西方思潮，意圖憑藉傳統資源重建儒家生活、儒家文化，甚至哲學體系；最後再有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復觀等哲學家痛定思痛，去國之後，殫思精慮，一方面承認西方自由、民主、科學的價值，一方面挖深中國傳統，特別是心性論、本體論，以涵蓋西方思維，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儒學體系，把中國文化推上更高的台階，真是一大貢獻，值得我們讚嘆。

問題是：哲學上的體系的建造，並不等於中國文化的精神在現實社會中落實。反之，有人認為這是把中國文化的精神架空，與日常生活、制度、行事沾不上邊，所以中國文化變成了「遊魂」（余英時語），失去了軀體；這樣下去，會不會走向不存在？或者與現實生活徹底分開，而變成一種學院中人纔有興趣討論的東西？

中國文化的這種兩極化，暴露了今日儒學發展的危機，乃至佛學、道學的危機。學者往高處走，群眾卻向低處流。中國文化一向講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，但歷史發展的結果，卻是在觀念上不斷超升，最後達至「圓教」，如天台宗之「即假即空即中」，與牟宗三先生的「圓善」，在思維上可說是無懈可擊，但社會現實上的精神信仰卻可能十分庸俗、十分迷信，斷為兩截。難怪許多人發出疑問：儒學或者中國文化，還有生命力嗎？如果有，它將展現於何方？

尤其是，現代人的問題，已經很不同了：現代人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的席捲之下，民族界線開始模糊，國家主義不可能高樹。現代社會強調開放，這種開放首先還不是文化上的、政治上的，而是知識上的、技術上的、經濟上的，但逐漸必然牽動到制度、政治、與文化。例如，當我們要加入世貿的時候，必然要調整制度，放棄一部份主權，由互相合作，到互相接受，兩種不同的制度和兩種不同的文化就會慢慢融和。問題是：以誰為主？以何為先？當全球化成為一個大勢，誰能抗拒？不過弱國無外交，你要在會議桌上取得利益，背後還須有實力纔行。所以，文化重建不能高談闊論，如果你明白現實，則所謂守護中國文化，也許只能止於觀念，這就太可悲了。

難道，我們便沒有立足之地了嗎？除了日漸被市場經濟侵蝕的學院；要守，也不長久了。原因很簡單：因為我們一直在追隨著別人的腳步，我們已上依 乞<sup>^</sup>上岸已不可能了。大勢如斯，講中國文化的人會有更多的無奈。何處是歸程？退回良知，退回心性，是古老的遺教；那麼我們今天是否要以赤裸裸的良知去抵禦利祿的市場？如古代的管寧、戴安道。但今天還可能有管寧嗎？清介自守已非人格問題，而是現代的社會結構使你再無空間。這是時代的悲劇，守護傳統者應知。強而行之，也太殘酷。那麼，我們該怎麼辦？我們還能夠迴轉嗎？




在西方文化的進迫和轉動之下，其實我們今天所遭遇的問題還不止此。至少，西方亦出現了它的批判。如馬古沙、哈伯馬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，後現代主義對啟蒙理性的批判，伽達默爾對知識論、科學主義的批判，顯示西方文化的內在緊張。但我們怎麼辦？我們站在哪一方？我們有方向嗎？順勢而趨還是逆流而上？

這是知識開放的時代，人人有權選擇任何角度評判世界，說得好是多元互動，說得不好是相對虛無。中國文化一直講信念，講超越嚮往。立足其間，能破陣而出嗎？

我記得在九九年，人類即將進入廿一世紀之際，我作了一篇有關「廿一世紀文化動向」的演講。結論提到在下一世紀，有幾項大工作要做：

- 一、 替知識定位，批判知識的絕對價值論；
- 二、 安頓技術，不要使之泛濫無歸，甚至為魔所用（如今天之生物科技）；
- 三、 扭轉人心，重開教化之門，確立生命的成長之道，
- 四、 回歸東方文化，人人努力，共挽世界之下沉。

現在看來，這四項似乎仍有必須。繼往開來，並非「按照」傳統的課題、話語來講，而應該依據其精神、智慧、方向來「對應」今天的時代問題並轉化之。不離生活，不離現實，從生命出，纔有意義。

 [关闭窗口](#)  [发表, 查看评论](#)  [打印本页](#)

发表日期：2006-9-12 浏览人次：232

版权声明：凡本站文章，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。任何网站，媒体如欲转载，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。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。